

——他，天生下來就是個妖。

但是，那又如何？——

(1)

那是一段，他曾經遺失的記憶——

在那個以廣泛的草原與森林為主，一個現今被歸列為保護區的自然地帶，是動物們的王國，也是他的出生地、他的故鄉。

面臨旱季的自然地帶，大部分的動物群族開始進行大規模的遷徙，而草原上的掠食者們也——在牠們主要的河流附近待命，就只為了在正式進入旱季前一頓飽餐。

那個時候的他，只是一隻剛滿幾個月的小黑豹。

位於河流有段距離的地方，那是一隻公花豹的領地，與這領地某一處重疊的母花豹領地——是他母親的領地。

因為公花豹的領地關係，母親的領地資源即使在旱季也不需要四處尋找獵物，不過就算如此，母親依舊不敢把他和哥哥藏在領地深處獨自外出捕獵。

母親帶著他和哥哥來到領地一處貼近灌木林地的草地，那裡有著一群狷羚正在棲息，母親讓他和哥哥躲藏在灌木叢中等待。

不過——

等來的卻是母親的一聲吼叫，和清脆的槍響。

透過灌木叢的枝葉，他看到了母親伏低身軀擋在他和哥哥躲藏的灌木叢前，在母親前的是幾個穿著深淺不一的綠色迷彩，手上與背上、肩上或拿或背或提的槍枝。

媽媽說，那個放到現在應該叫老製獵槍，不過這不重要……

為了保護他和哥哥，母親一直在發出低吼威嚇著人類，可惜、人類並不吃這一招，幾個一起的人類操起身上的槍枝，漆黑的槍孔朝著母親，被激怒的母親朝人類奔去、躍起，打算像捕獵時那樣撲在人類身上。

灌木叢中的他和哥哥互相貼著對方和地上，彷彿這樣就不會害怕、就會安全似的。

槍響與野獸的咆嘯，最後，是母親那一聲不甘的哀鳴。

他與哥哥不敢離開灌木叢，只能驚恐地盯著那具即使死亡也要擋在灌木叢前的軀體，母親那身金褐色的皮毛被染上了鮮豔的紅色。

直在人類離開，他與哥哥才敢從灌木叢出來。

他們蹭著母親還有餘溫的軀體，舔著母親的皮毛想替牠清理乾淨，低低嗷叫，想喚醒牠，那時候的他們以為母親只是睡著，只要像以往那樣便會醒來。

不願放棄他們努力地想要鑽往母親的懷下，向母親撒嬌。

禿鷲在天空盤旋，向其他的肉食生物告知著這裡有食物可吃，只有幾個月大的幼崽根本不是那些動物的對手。

他和哥哥只能再躲回灌木叢裡，看著那些肉食動物分食著母親的軀體。

枯黃的高草，一抹黑色身影急奔而過，緊追之後的是這個草原上的霸主。

很多天沒有好好進食的他早已疲累不勘，可是……不能停，只要一但停下，自己也會步上自己兄弟的後塵。

獅群不會放過他的，尤其是才幾個月大的幼崽。

幼崽的體力跟成年的母獅相比，根本無法比較，逐漸在縮小的距離，寫下了他即將面對的結局。

——死亡。